

系青湖香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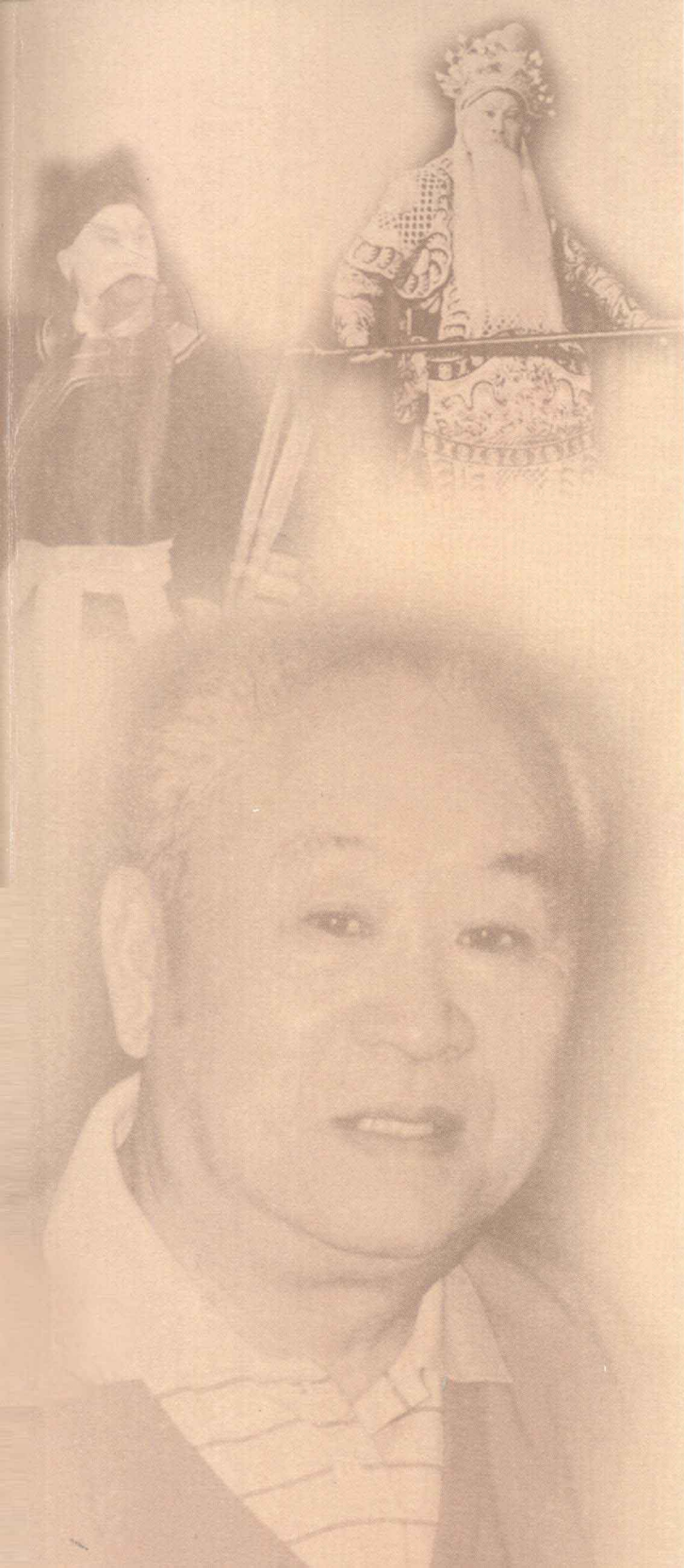
李增盛

李纯博题



刘连伦 著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音聲四方
李增盛

李增盛題



商務印書館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音响四方：李鸣盛 / 刘连伦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690 - 4

I. ① 玉… II. ① 刘… III. ① 李鸣盛 (1926~2002) —传记 IV. ①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413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玉音响四方

——李鸣盛

刘连伦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690 - 4

2013年4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30.00元

音清韵远 艺冠群彦

钮骠

十几年前，连伦贤弟惠赠了我一册由他编著的《李鸣盛艺术生涯》一书，奉读后，对鸣盛先生的艺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钦仰之情油然而生。记得，1948年的夏天，我们四维剧校总校在前门外大栅栏路北侧的庆乐戏院上演曹慕髡先生新编的《牛郎织女》。当时我在三分校被调来参演，与一位师姐按AB制轮饰剧中王母一角。那天演出没事，便钻到对过儿的三庆戏院去看蹭儿戏，台上正是李鸣盛、张君秋二位合演的《桑园会》。二位都正当风华正茂之年，在台上十分卖力，台下喝彩连绵。这位正宗杨（宝森）派须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与鸣盛先生相识，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去白登云老师家拜年，正巧李先生也来了。经白老的一番引见，自此相识。后来在1990年中国戏曲学院40年校庆演出时，同台演唱了《四郎探母》，我与郑岩师弟饰国舅，“过关”“回令”两场都与鸣盛先生所饰的杨延辉同场，这就越来越熟了。我收徒弟时，他也亲临祝贺。彼此虽然过从不多，平时逢到开会、看戏倒常常相遇，遂成了相知的艺友。

我一直认为，当今学杨派老生的，李先生堪称最为纯正地道的一位。把握了杨派艺术的精髓，韵味深醇，妙造天成，无刻意雕饰的痕迹，非常动听、耐听，余味无穷。读了连伦写的书后，得知了个中根

由，传承有自。他师从过的前辈，如蔡荣桂、雷喜福、张连福，以及李盛荫、刘盛通、宋继亭、沈富贵各位，俱是授艺好佬、剧界名师，根基怎能打得不好？学成后，历搭各大名班，杭子和、白登云等鼓界巨擘，杨宝忠、朱家夔、耿少峰等胡琴圣手，都为他打过鼓、操过琴，见过世面，受过历练，方有大成。这一些，在书中都一一有所介绍，令人称羨。

我认为，这本书有个容易被人疏忽的特点，就是作者是位行内人、演员出身，对台上那些事儿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不说外行话，未见有硬伤。对旧时戏班颇为熟知，言谈话语、行文遣词之间，觉得出来——恕我说句不恭的俗语——是这里面的“虫”，能在轻松闲聊中将传主托了出来，洋溢着一股京味儿，自然顺畅，文字通俗，写京剧伶工的事儿，含有京味儿，正是“对撇子”了，我很欣赏。

这次更名《玉音响四方》再版，内容又有所充实、丰富，增加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当会超越前版，成为一部更上一层楼的好书。在当今召唤关注口述历史的治史学风之际，这部书复出行世，对各界读者更多地了解京剧演员成长的实况和对后学认知前辈学艺之不易，都会带来阅读的欣悦和有益的启示。为此谨致数语，向大家推荐此书。

壬辰孟秋于望巢楼晚晴书房

目录 Contents

- 1 话说李华亭 ... 001
- 2 一曲定终身 ... 008
- 3 吃上了戏饭 ... 015
- 4 小童伶粉墨登台 ... 022
- 5 孩子——倒仓了! ... 031
- 6 在“倒好儿”中成长 ... 039
- 7 杨派魔怔 ... 047
- 8 活脱杨三爷 ... 055
- 9 在革命的熔炉里 ... 061
- 10 塞上春秋 ... 073
- 11 好一个草莽英雄 ... 083
- 12 在风雨飘摇中 ... 096
- 13 重返京都展雄姿 ... 106
- 14 菊圃育英才 ... 114

- 15 于魁智月夜访名师 ... 123
- 16 婚姻 ... 133
- 17 脍炙人口《三家店》 ... 147
- 18 音像珍品永流芳 ... 150
- 19 余晖灿灿春无限 ... 158

附录 李鸣盛谈艺录

- 1 琐谈《碰碑》 ... 169
- 2 老树新枝话《杀家》 ... 177
- 3 谈谈学习杨派艺术 ... 187
- 4 漫话《失·空·斩》 ... 196
- 5 “有分量不能称，有尺寸不能量” ... 215
- 6 深沉含蓄，雄浑豪放 ... 221
- 7 广交师友获益多 ... 224

哭恩师——李鸣盛 ... 237

忆恩师李鸣盛先生 ... 241

李鸣盛大事年表 ... 244

后记 ... 252

1

话说李华亭

要提起梨园行儿来，您准会想到京戏。京戏这玩意儿，就是凭着舞台上那一亩三分地儿，便能有声有色地演绎出古今中外几千年那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故事来。您走进剧场，台上的锣鼓家伙哐切哐切这么一敲，大幕往两旁边儿这么一拉，可就开戏了。您是想听字正腔圆韵味十足的唱，想品抑扬顿挫铿锵悦耳的念；还是想瞧细腻传神入木三分的做，想看龙腾虎跃火爆激烈的打，那可谓应有尽有，保准能让您大饱耳福眼福。演员们搽了粉，勾上脸，戴好镶珠嵌玉、五光十色的盔头和头面，再把绣金缀银、红绸绿缎的行头往身上一穿，这个扮老生，那个扮旦角，这个扮花脸，那个扮丑角，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展神采。这台上包罗了宇宙万象，囊括了世间冷暖，人、禽、虫、兽、鬼怪、神仙，美、丑、善、恶，五行八作无所不包，难怪人们常说：戏台小天地，人间大舞台！

公元1790年，清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接二连三进京献艺，受到宫廷内外的热烈追捧。打那儿以后，湖北的楚班儿也相继到京。徽、楚两个不同的剧种经常同台合作，相互借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人人喜爱的京戏。算来，京戏发展到今儿

个也有二百来个年头了，生、旦、净、丑各个行当里的好角儿，也先后出了不少。单说老生这一行儿，可谓名流荟萃、数不胜数。譬如说沈容圃所绘的“同光名伶十三绝”里面，就有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和张胜奎。另外与程长庚齐名的余三胜和张二奎，也都显赫一时。以后又相继出现了“满城争说叫天儿”的谭鑫培，以及“老乡亲”孙菊仙，汪派创始人汪桂芬等等。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名家辈出，诸如前、后四大须生，什么南麒（周信芳）、北马（马连良）、关外唐（唐韵笙）。不论他们演什么戏，唱什么腔，念什么白，一张嘴，个顶个儿的是旱香瓜儿——另一个味儿。就说《文昭关》这出戏吧，早先程长庚程大老板在三庆班的时候时常露演。后来汪桂芬又以实大声宏的气魄把它唱成了汪派的看家戏。随后老乡亲孙菊仙和言菊朋以及汪桂芬的亲传弟子凤二爷王凤卿，也使这出戏在菊坛风靡一时。可到末了儿，真正把这出戏唱红了大江南北，直至传到海外，那还得说是杨派老生的创始人——杨宝森先生。

不过，咱们这位杨三爷虽说艺高德也高，可惜身子骨儿常年不佳，他仅仅在尘世间度过了49个春秋，就于1958年早逝。值得庆幸的是，这脍炙人口的杨派艺术并没有因为杨先生的早逝而失传，而且不论专业和业余，喜欢和学习者越来越多。在众多杨派继承人当中，大江南北出类拔萃者尽管为数不少，可要说影响最大，成绩最为突出的，还得属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鸣盛。

要谈李鸣盛，还得先说说李华亭。李华亭何许人也？乃是李鸣盛的老爷子。他于1889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七八岁的时候，李华亭在一家洋行里当伙计，扫地、泡茶……什么活儿都干。由于他聪明勤快，所以深得老板喜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慢慢学会了管账。一晃几年过

去，李华亭不仅练就了一手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他不好烟酒，唯一的嗜好就是爱听个戏。甭管城里头哪个戏园子里的茶房，他都混得很熟。戏园子里的人见他这么喜欢戏，就撺掇他扔掉洋行的差事；后来，李华亭索性进了戏班，吃上了戏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着戏班子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并且进入了当时上海有名的剧场——共舞台。

当时上海正风行连台戏和编排新戏，共舞台也不例外。排这些戏不像演传统戏，单靠一桌二椅就行了，它讲究得有机关布景。心灵手巧的李华亭，先在戏园子后台干拉大幕、摆布景、拉片子的杂活儿，然后又学着做布景、画片子。俗话说“没有三天的力巴”，干了没有多长时间，舞台的上上下下，没有他不熟不懂的。戏园子里，只要排连台本戏和新戏，还真离不了他。那阵子常在共舞台演戏的名角儿，属威震大江南北的盖叫天最革新，喜欢排新戏，所以李华亭跟着盖叫天的时间也就较长。1921年底，盖叫天应名老生三麻子（王鸿寿）之邀，带着新编的《七擒孟获》《劈山救母》等戏到了天津卫，李华亭自然也就跟去了。

到了天津卫，盖叫天与时慧宝、三麻子、娄廷玉等人在天福舞台合作上演了拿手好戏和带有机关布景的新戏。一连几个月，场场爆满，大受欢迎。当时盖叫天的三哥张英俊正在天津组班儿（盖叫天原名张英杰，排行在五），手下恰好缺个跑腿办事的得力伙计，他一眼看中了精明强干的李华亭。张英俊于是便和五弟商量，把李华亭留了下来。

张英俊自己不仅能演戏，还常常亲自出头邀角儿，他与唱老生的董凤岩经常带着李华亭来往于京、津两地，与被邀请的角儿谈公事（即待遇、报酬及演出日期、剧目等），剩下一些买车票、运道具的差事，就归李华亭去办理了。就这么着，一来二去，李华亭和北京、天津那些大大小小的角儿们，也都混熟了。有时候张、董二位有事分不开身，他就



盖叫天在《武松打虎》中饰武松

成了戏班里、戏院里邀角儿的代理人。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23年。当时北京戏班里有位王福山王大爷，祖上曾在清廷为官，他本人开过公寓，后来家境衰落，不得不在戏班里靠画布景糊口度日。王大爷有子女五个，闺女洁清送到戏班学了京剧老旦，后改名王韵甫，常跟小兰英、姚玉兰等坤角儿在北京鲜鱼口的华乐园同台演出。大儿子春生，子承父业，也干上了拉片子这一行儿。二儿子金亭，原先在铁工厂做事，后来也进了戏班，在尚小云的荣春社里专

做机关布景，很有出息。三儿子益正，学京剧文武老生，玩意儿出类拔萃，只可惜刚刚成名，便因病早逝。小儿子焕文是京剧丑角，在天津等地很有名气。王大爷则和闺女韵甫在华乐园的戏班子里共事。华乐园也是李华亭经常邀角儿的地方。他来过几趟之后，就引起王福山的注意。李华亭原来和王大爷干的是同一行，所以爷儿俩聊起天儿来分外投机。王福山见这个满嘴湖北腔的青年，长得是眉清目秀，见人彬彬有礼，精明能干，还能写会画。再一打听，得知李华亭尚是独身，三十好几还没成家，在京城又无牵无挂，所以就有了把闺女嫁给他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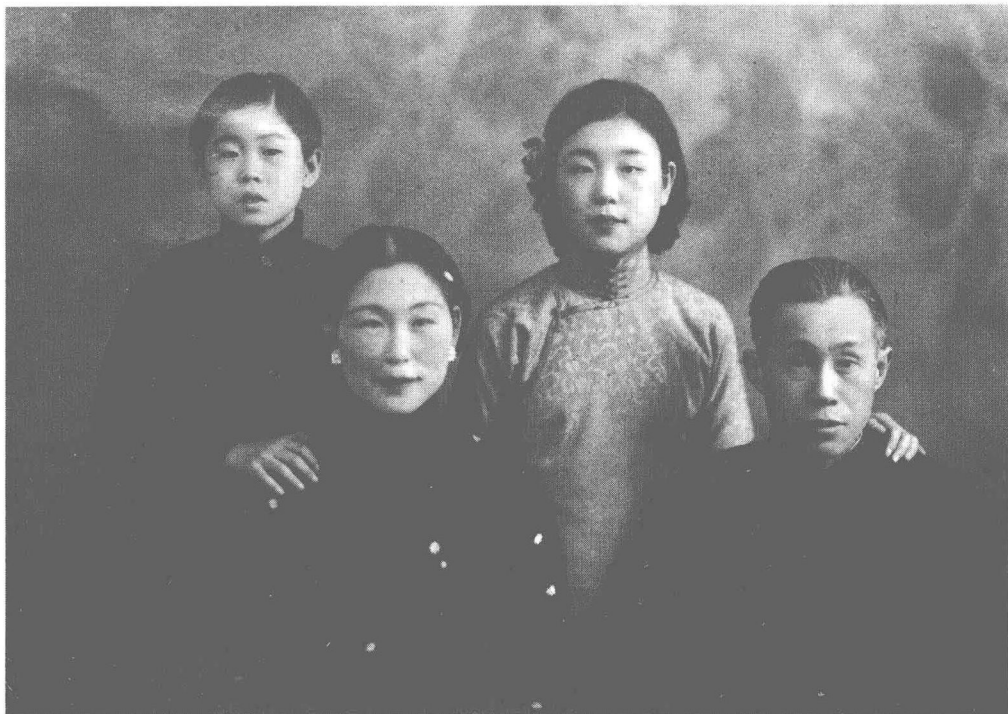
王大爷回到家里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的脑袋摇得就像个拨浪鼓儿似的。她嗔怪地说：“咱闺女在戏班里大小也是个角儿，干吗要嫁个穷光蛋？岁数又比闺女大出一轮还多……”

王大爷却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劝起了老伴儿：“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小看这个湖北佬儿，他可是个有心人，又勤快又能干，今儿虽是个穷小子，日后准能出人头地！”

老伴儿最终拧不过老头子，到底还是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了李华亭，王韵甫当时年仅18岁。婚后小两口倒挺和睦，李华亭在家里挑起了大梁，里里外外一把好手。丈母娘见这位姑爷果然能干，也渐渐疼爱起来。

转过年，李华亭的第一位千金小姐呱呱落地，这就是后来嫁给董芷苓之兄董遐苓的李多芬。李多芬长大以后，女继母业也学起了京剧老旦。她承袭了母亲那宽厚、洪亮的嗓音和父亲聪明的头脑，在艺术上成绩卓然，深得老旦名宿李多奎先生的喜爱，日后成了上海京剧院的一名优秀老旦演员。

又过两年，也就是1926年农历十一月初八（阳历12月12日），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儿在北京前门外鹞儿胡同甲17号出生了，李华亭夫



李华亭全家合影。右起依次为李华亭、李多芬、王韵甫、李鸣盛

妇欣喜万分，给儿子取名士琳。这就是后来在京剧老生行中颇有建树的李鸣盛。

这时候的李华亭，经过几年拼搏，在梨园界声名鹊起，已不再代他人邀角儿替别人跑腿，而是堂堂正正干上了“经励科”。经励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艺界中的穴头，又可称之为文化掮客。干经励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要精通业务，二要有组织能力，三要有经济头脑，四要能言善辩。诸如怎么和大、小角儿们谈公事，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角儿邀来，哪些角儿能吃几碗干饭，哪些角儿都有什么脾气，哪些角儿的戏能

够叫座，哪些角儿能凑在一起配戏，每台戏的戏码怎样安排……这些都要看干经励科这些人的本事。而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在李华亭手里办得都十分漂亮。有时候戏园里碰到某些刁钻的名角儿，不是开价过高，就是挑剔这嫌弃那，找种种借口要挟。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李华亭出马，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保准把这名角儿请出山来。他处理事情既有见人三分笑、和气可亲的一面，又有六亲不认、软硬不吃的一手。李华亭有办事钉是钉、铆是铆、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这始终如一的信誉，所以名角儿们都愿意跟他合作。在后来较长一段时期里，他都在协助马连良、杨宝森等人组班，马、杨对他相当钦佩。一次在马连良家里饭后闲聊，马连良对李华亭的经营才能赞叹不已，当即在他的扇面上写下了“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十个大字，以此夸耀李华亭。打这以后，李华亭在戏班中就落下了“李鸟”的绰号。

李华亭在京剧界中是个相当出色的管理人才。他有头脑，有见识，有方法，李鸣盛日后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也得益于这位老爷子。

2

一曲定终身

自古至今，凡是当老家儿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长大以后能做一番宏伟的事业，望子成龙、耀祖光宗在国人脑瓜儿中那是根深蒂固，新旧年月都是如此。李华亭 30 多岁才喜得贵子，自然巴望着能把自己唯一的宝贝儿子士琳培养成一个博士、一个教授，将来再出国留洋，以改换门庭。1931 年李华亭带着全家迁往天津以后，就把一双儿女送进了日租界的竞存小学读书。当时姐姐李多芬虚岁 10 岁，弟弟李士琳 8 岁。入学后，为了能互相照顾，李华亭请求学校把姐弟俩分在一个班里。一年以后，姐弟俩又一起转到英租界的浙江小学。李多芬上学非常用功，接连两年成绩都名列前茅，还当了班长。李士琳开头的学习成绩不错，分数也不低，头一年总分还得了全班第三名，可学到第二年，他却退到了二十几名。几门课程中，他最发憊的是算术。课堂上，学得是糊里糊涂；回到家里，姐姐一叫他做作业，他就用小手捂着头，紧皱着眉头喊着：“我头疼。”此后算术不及格就成了李士琳的常事儿，他的语文成绩勉强凑合，最好的是音乐。只要是上音乐课，李士琳的精神头儿就来了，两只小手背在身后，挺胸抬头，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认真地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地唱。下课后，他自己还要反复练习，从不用人督促。

这样一来，自然这音乐课成绩总得第一。李士琳不是那种登梯爬高、上房揭瓦的淘气包儿，也不是怕见生人、腼腆羞涩的娇宝贝，他是喜欢闷头做感兴趣事儿的孩子，遗憾的是他唯一感兴趣的只有唱歌和看戏，其他功课很不上心。按说不爱学习的孩子没人喜欢，可这个班的刘老师却对李士琳非常偏爱。他看上这个孩子从不给老师捅娄子，老实而又不失聪明，特别是有音乐天赋，嗓子清脆豁亮，歌唱得极好。因此，每当全校开会唱歌时，刘老师总要推荐他去领唱。这下子，李士琳唱歌的劲头就更大了，可其他几门功课啊，却是一天不如一天地往下坡溜。



少年李鸣盛

李华亭这时已经是天津春和戏院经励科的主要成员，负责戏院里邀角儿、安排戏码等一系列有关演戏的事务。春和戏院是个大戏院，专接京剧大班，剧场能容纳千人左右，设施很好，还设有对外宣传广播的大喇叭，在天津市影响很大。剧场演出十分繁忙，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天两场戏，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李华亭是个少有的勤快人，办事认真，说话算数，时时处处都身体力行。有时候为了到北平邀角儿，他经常乘火车当天打来回，工作效率之高，没人不佩服。李华亭任春和戏院的后台经理以后，就把家眷搬到了戏院后门外的一座小楼里。常言说近水楼

台先得月，从此李士琳和姐姐看戏可就更方便了。姐姐也喜欢看戏，每天做完功课就带着弟弟悄悄地“走后门”钻进戏院去看戏。爸爸当后台经理，这小姐弟俩当然就能享受特殊待遇，只要戏院有戏，他们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在春和戏院后门楼里住的这几年，小姐弟俩把好角儿的戏看了不老少，什么杨小楼、尚和玉、四大名旦，什么雪艳琴、章遏云、胡碧兰、周信芳、小达子（李桂春）、新艳秋、马连良、孟小冬、谭富英等等。每当看完戏回到家里，姐弟俩余兴未消，往往会接着学名角儿演戏。一会儿姐姐学起了尚小云和富连成科班的旦角刘盛莲来，胳膊绑上两条毛巾当水袖，左一甩，右一甩，那真是活灵活现，常惹得全家哈哈大笑。弟弟也不甘示弱，学得也颇有几分意思，时而正冠，时而捋髯，迈着四方步，俨然一个小“老生”……

距春和戏院不远，还有个中和客栈，从北平或其他地方邀来的角儿，有的为了省钱，就带着家属住在那儿。李多芬姐弟俩一有空儿就跑到那儿去玩儿。戏班的孩子们一玩儿起来没别的，就是学唱戏，学武把子翻斤斗。他们两个自然也是积极参加者。见唱花脸的侯喜瑞先生的小儿子在地上翻小毛儿（前滚翻），李士琳也紧随其后跟着翻，越翻越起劲儿，这小毛儿一翻就是一串。当时，他们感到这是最开心不过的事了。

李华亭除在春和戏院供职之外，兼为北洋戏院邀角儿，同时协助马连良先生办起了扶风社。马连良任社长，他任副社长。马连良这个社长主要是唱戏，具体事务都由副社长李华亭操办。马连良经常出外巡回演出，李华亭则必须携家眷随同前往，这是戏班历来的规矩。孩子们也就跟着大人各处跑，一天到晚除了玩儿就是看戏。

1936年，天津中国大戏院建成，李华亭成了这个戏院的后台经理。